

□周瑟瑟

——杨格尔诗集《星夜》序

少年诗意的萌动



刚刚编选完《2018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年选，面对数千份诗稿，我感到了疲惫。再来读小诗人杨格尔的诗集《星夜》，我感到了轻松。杨格尔像一阵风吹过北京秋天我的窗前，我想像他踩着滑板，吹着口哨，在我面前飞快而过。

这是一个快乐的少年，他即将10岁，10岁正是充满了诗意想象的年龄。通过读杨格尔的诗，我了解到他少年时光的美好。

“时间能复制吗？”是杨格尔最具诗意想象的追问，也是一个少年面临成长困境时勇敢的超越，所以我敢说这是充满了无限可能的一代。

他的世界还是清澈的，浑油的杂质还没有落下来，他的诗歌是少年诗意的萌动，就像他触摸一颗露珠时的喜悦与颤抖。杨格尔对一草一木、对触碰生活时的每一处感受，有了敏锐的诗意反应，他的诗芽处在萌动的晨光笼罩中，散发出七彩的光环。

读杨格尔的诗，我还是没有想到会谈到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

我不知道
十年前的今天
所有面临死亡的人们
抓紧每一分每一秒
活下去
他们的内心
早已燃烧起来
那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坚强
我不知道
十年前的今天
被埋在废墟里的孩子
没有对死的惊慌
没有对死而做出决定
却有着一颗如此镇定的脸庞
我不知道
十年前的今天
每到生死抉择的时候
人们却含着笑容
面对两条不一样的道路：
活着或者死亡
(杨格尔《我不知道，十年前的今天》)

杨格尔是一名出生于地震那一年的孩子，他写出了地震给生命带来的创伤。除了让我震惊小小少年对“十年前的今天”的残酷追问，“我不知道”的没有答案的追问，我看到了杨格尔这一代人对生命思考的能力。

你的快乐
应是理所应当
在你体内
没有任何人偷得走
请记住
在别人人
看重别人
都只有一瞬间
因为你
你最懂自己
醒来吧！
你就是我！
充满阳光的少年！
(杨格尔《自己是最懂懂的》)

这首诗可以代表杨格尔面向未来的态度，他以格言式的口气说：“请记住/在别人/看重别人/都只有/一瞬间”，如此清晰地明了的箴言体诗歌，让我这个父辈诗人都有了收获。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出生的杨格尔，通过他的诗“带给我们温暖、幸福和力量”，这是他不不同于其他出生于2000年之后的 小诗人的地方，他除了写童年好玩的生活，也写学习与成长的烦恼，写家庭里充满爱的细节，他对生命多了更多的思考，这种来自于一个人生命体悟的最初的思考，往往能影响一个人一生的生命质量。

《星夜》是冥想的星夜，是在安静的星空下睁大眼睛寻找宇宙奥秘的星夜，杨格尔的诗如同夜空里的星星，或者黑暗里飞行的萤火虫，他一闪一闪地闪烁生命柔和的蓝光，让人想追着他看，看看这个孩子明亮的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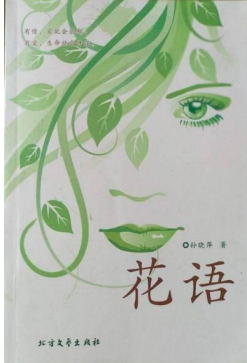
《星夜》

作者：杨格尔

□姜红伟

——简评孙晓萍散文集《花语》

花香浓郁沁人心脾



打开孙晓萍的散文集《花语》犹如走进一座百花盛开的花园，一朵朵又一朵美丽的春兰、茉莉、米兰、桂花从书里迎面而开。

孙晓萍是一位善于酿造花香的作家。她运用自己对散文艺术的独特理解，她凭借自己对散文技巧的精准把握，通过细腻的文字描写、流畅的叙述方式、独特的谋篇布局、巧妙的艺术构思、精美的意境营造、深刻的哲思奇想在自己的散文空间里创造着只属于孙晓萍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花香。

《花语》共分五辑：《花语》、《椰风伴我行》、《真爱无语》、《旅途随想》、《慈母手中线》。全书抒发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热爱、对家人亲友的感恩和怀念、对美丽家乡的深情和迷恋、对风景名胜的向往和眷顾、对爱情婚姻的讴歌和赞美，对人生旅途的感悟和思想。

纵观全书，它的美学特色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引人入胜的语言美。孙晓萍的文字清丽高雅，清新优美，充满诗情画意，充满无穷韵味，充满音乐节奏，充满奇妙魅力，让人读后顿产生身临其境、心临其意的美感。其中，我最喜欢《花语》《红红的山丁子》《听雨》《生活着的千年古镇——西塘》《风花雪月的大理》《草原怀想》《轻轻地走近丽江》等篇目。

二是令人陶醉的意境美。孙晓萍犹如一位擅长写意、擅长造境的丹青高手，在她的游记散文中挥毫泼墨，营造了美轮美奂的胜似天堂、胜似仙境的世界。孙晓萍用她的美好心情、用她的美学方法、用她的美丽文字为我们营造的美景、美境数不胜数、层出不穷。跟着孙晓萍进行一次赏心悦目的精神旅游，令人陶醉！

三是发人深思的哲理美。好的散文不但是感情的产物，更是思想的结晶。孙晓萍在追求散文创作的语言美、意境美的基础上对哲理美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可喜的探索。她自己的人生阅历、人生体验、人生智慧、人生哲学进行了散文化阐释，并形成了《做优雅的女人》《旅途随想》《享受寂静》《舍与得》等一系列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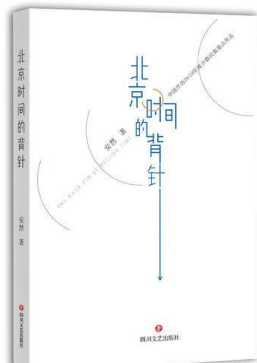
四是感人至深的人性美。在这本散文集里，孙晓萍将自己的全部真情凝结成每一段文字、每一段语句，从而使读者赶赴了一场真情的盛宴。我最喜欢的篇目是《怀念婆婆》。这是一篇饱蘸了作者无限哀思、无限深情创作的散文，孙晓萍采取倒叙的方式，运用大量生动感人的细节，描写了她的婆婆一生含辛茹苦养育儿女的故事，成功地刻画了一位伟大母亲的光辉形象。

《花语》

作者：孙晓萍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刘波

——安然诗歌论

与抒情的变革
着火的文字

诗人看起来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而从“向死而生”的方向看，又何尝不是一个文字的王者？安然在诗歌中做尽了一个王者的梦，她扮演了词语施暴者的角色，时而悲壮，时而飘逸，最后都归结为爱——对自我和他者的爱，对生而为人的爱，对一切被恩赐的命运的爱。

作为一个抒情者的形象，安然有着一种不同于一般女性的大气、磅礴和凌厉，这从地缘关系上说，还是在于她身上带着北方女子的豪迈，正因为那种根植于广袤草原的开阔，她必须以强大的抒情才能保持诗的势能。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安然的写作，可以归结到海德格尔评价荷尔德林的那句经典之言，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只要一下笔，就回到了故乡。我相信，安然的写作也是在这种本能的释放里获得了探索的契机。

和具有神经原型的内向型女诗人不一样的，安然的诗歌写作是向外的，这体现为她以奔放的想象力承担了对童年、记忆与乡愁的重新发明。那种飞扬的气质，一方面来自其古典文学的修养，另一方面则是在哲思层面对词语的敏锐变形。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诗人寻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点，从这个点进入到语言的创造中，感性与理性融合的那种深层次知的知性之美会逐一呈现。

让词语呈现魅力，我觉得是安然诗歌在经验书写之外最具启蒙性的创造，她的打开方式带着冒险的色彩，必定关涉一种鲜活的穿透性，这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它必须联于为人生的书写机制，从而让那些飞翔的文字也能获得“向下”的维度。

当然，“向下”并不是走极端地趋于世俗，这对于安然来说，“向下”更像是她写作上的方法论，而在这种接地气的书写中，她又尽力用词语铺陈出一个更为阔大的人性现场。

当安然携带着辩证法来审视自我时，她也可能在总结里面对那些无法改变的脾气和习惯，这是她在对自我交流中相伴而生的。那些真相的透视，“一年来，我并没有改变坏脾气/我继续东张西望，与作者/争辩一个词语的用法，继续/排斥动不动张口舞爪和富有的人”（《这一年》），诗人的日常状态反映在工作 and 生活中，同时也会折射在分行文字里，她不用刻意过滤那些被美化的部分，直面现实，或许正是她的自我期许。

释怀也是一种爱的形式，正如生活的丰富性一样，它表现为人性的多元和复杂。我们在这样一个面向上来进入安然的诗歌，会发现她更多时候是在要求自己凸显变革的主体性，以词语和诗歌的名义重新梳理那些日常经验。它们也许是明晰的，也可能是缠绕的，但诗人不是依赖强力意志，而是在对话中去试图寻找超越的路径。“如果我爱你，就要接受/你日渐衰老中的迟钝与疾病”（《如果我爱你》），读到这首诗时，我想到了叶芝的《当你老了》，那种超越爱情的能力，虽无法完全摆脱宿命感，但它可以转化为对生命更高的执着。对人世心存悲悯，对他者怀有怜悯，诗人不用过分强调“生活在别处”，她刻写的当下就是对时代最为清醒的命名。比如，她从小里老人的死亡联想到了姥爷生前的点滴，那种温馨和残酷交织的画面，是诗人回溯记忆时所能洞察到的最深切的爱（《恶时辰》）。还有《在小旅馆遇见》里对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的女人的无奈，诗人没有表现出过于主观的愤慨情绪，她甚至只是在作客观记录，可生活的不易与艰辛，随着“故事”的继续慢慢展露，这种爱拒绝空洞，但它最后是否还是通向了某种虚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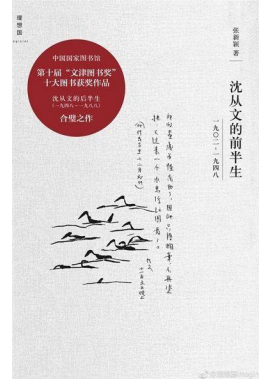
(本文有删节)

《北京时间的背针》

作者：安然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王晓阳

——读《沈从文的前半生》

是怎样炼成的
作家沈从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先后补课式地读了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从文自传》《萧萧》《长河》《边城》等作品，有些震惊地发现，我的阅读竟然遗漏了一个重要大家。至此，“沈从文何以成为沈从文？”等问题长期萦绕我心。

最近拜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张新颖教授所著的《沈从文的前半生》及《沈从文的后半生》，我的这些问题似乎逐渐有了一些答案。

有意思的是，张新颖教授是先写的“后半生”，后写的“前半生”。

有一个说法流行已久：沈从文没有什么文化，既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留过学，新近出版的《许子东的现代文学课》也说沈从文“读书少得多”。

其实，这是对“文化”的误解或者说把“文化”的概念限制得太狭小了。难道人生曲折的经历，对人世、社会、自然的热爱、领悟、思考、洞见，不是一种“文化”吗？《沈从文的前半生》写道：“沈从文两手空空走出湘西，闯荡更宽广世界的时候，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携带着一个积蓄了丰富信息和能量的顽强自我。”

书中特别提到一个细节，在随军移防川东的途中，他的小包袱里除日用衣物外，还有《云麾碑》《圣教序》《兰亭序》和《李义山诗集》。

唯其如是，沈从文从家乡到北平谋生时才会得到当时一批文化名人学者如林宰平、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人的肯定、关心和帮助，有的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也就逐渐进入文艺圈子，写作品、编刊物，崭露头角。如果说沈从文被选聘到中国公学任教，可能是胡适的偏爱，那么后来他先后进入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与众多一流大师学者同时执教，就不能全说成是偶然和运气。

重要的是，通过阅读《沈从文的前半生》，我们进一步知道，能够从一个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长为大报编辑、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沈从文实际上具备有深厚宽广的文化积淀。

当然，造就作家沈从文还有许多其他要素。

沈从文能成为一个著名作家，首先是在与他丰富而独特的经历有关。他从小对自然、社会这本“大书”产生出强烈的兴趣与冲动，身心亲近自然。同时，他对日常人事和生活现象兴趣浓厚。上学路上喜欢观察小铺面、小作坊，留心民间手艺。特别是在当兵的那段时间里，随着部队的不断移防，沈从文沿着家乡那条河流多次在两岸或者上下游移动，观察了各种自然与人事，听到了各种传说与故事，这成为日后他创作中主要抒写的题材。

其次，沈从文对自然、对社会、对入充满了感情。他老是在写家乡那条河，他太爱它了。

沈从文写的都是很普通的、别人忽视的、遗忘的人和事。沈从文笔下这些人不是作为意味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

第三，沈从文对文学非常执着。在《湘行书简》中，沈从文说：“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沈从文的前半生》最后一章名为“北平：一个有‘悲哀分量’的背影。”沈从文的好友朱自清去世，沈从文写了《不毁灭的背影》一文悼念亡友，特意肯定朱自清的“常人品性”“伟大平凡”。他说：“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习惯前，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英雄气质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质实品性。”

此话虽不能解读为沈从文夫子自道，但若说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投射，恐怕也说得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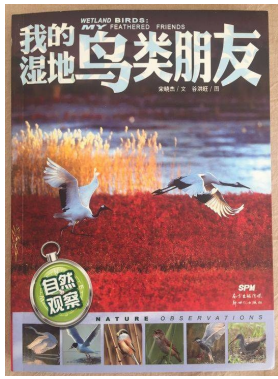
《沈从文的前半生》

作者：张新颖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宋晓杰

——《我的湿地鸟类朋友》自序

时光的礼物



《圣经·新约·雅各书》中说：“一切美好的礼物，和一切优异的禀赋，都来自上苍……”是的，这是春天、鸟儿和土地送给我的礼物。我的目光越过阳光、河流、微笑、习俗……准确地发现，并把它小心地捧在手心！

春雪后的天空湛蓝如洗，春人心生昂扬、向上的诸多欢喜。“阳春三月，花开鸟啼”这是学生时代写作文时常用的词语。如今，真的听到了又一个崭新的三月向我走来的清晰足音。坐在微醺的春光里，我敲下这些美好的词语：翅膀、鸣叫、营巢、觅食、芦荡、荒野……春风荡漾，春水微澜，并悉数入驻心中。

爱，无须理由。爱，就是它本身。不由自主地，我沉浸在别样幸福的时光中，忽略了市井的喧嚣和纷扰。渐渐爱上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外，爱上神态各异的飞行种群，爱上鸟语花香的具体生活。从此，平静的日常，我开始魂不守舍、坐立不安，心中竟生出一份怀念和惦念——或许，这是我早就应该过上的生活。它不仅让我确切地想起同一片蓝天下的鸟儿，更唤醒了我对尘世的种种爱恋；还没离开，已开始怀念——怎么，陡然生出一点“乡愁”？家乡盘锦辽河口湿地入选“中国最美的六大沼泽湿地”“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美是人间的**大美**，我不应独自领受。

于是，它孕育、生长，如一只茸茸、怯怯的“幼雏”，而今，终于破壳而出！我并不急着催生它，但冥冥中“恰恰”的“随缘”，让我感恩而感激，让我分外看重并用心珍存这份情意——以鸟雀之名，以冰洁的友情和浩荡的天空之名，一次振翅飞翔，一次快乐出发，就这样乘风而来，翩然而至。

聂鲁达说：“这种美是软的……”我愿意细心体认这美的“侵袭”和浸润，心甘情愿地臣服，慢慢地化成莹莹的一汪春水——我抬起头，为碧空中不停扇动的翅膀，也为止住盈眶的热泪……

“雨水”的节气已经过了，没有雨，来的是雪。但是，它们是同一个种族。如同身形各异的鸟儿，都有着自由的天性和飞翔的愿景。“不同的嗓音，同一种歌唱。”看呵！一群群鸟儿乘着风的翅膀，南迁北徙，翱翔于辽阔的天宇，音符一般散落于四野八荒，生动了沉寂一冬的北国之春。

清悠的乐音在耳畔回环，荡涤红尘，洗净身心。这大自然无须排演的精彩曲目，应时序而来，藉光阴而生，不必急，耐心等——听惊心的婉转鸟鸣，如花瓣儿一般飘飘撒撒，缀满生命不尽的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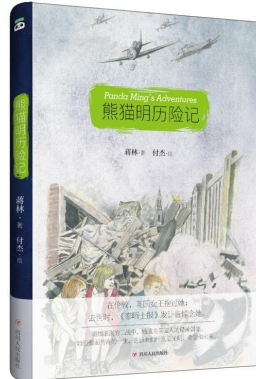
情不自禁地轻轻推开窗子，我几乎看到又一个美妙的春天，再次君临欢腾的大地……

《我的湿地鸟类朋友》

作者：宋晓杰
出版社：南方出版传媒·
新世纪出版社

□蒋林

——《熊猫明历险记》创作手记

成了英雄
大熊猫明在二战中

第一次知道明的故事，来源于谭楷老师的一篇短文。

这篇名叫《英国老人的最后心愿》的文章，讲述了英国老人大卫·特纳到成都看大熊猫的故事。特纳之所以不远万里来成都，是因为身患重病可能不久于人世的他，想起了童年时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并帮他渡过难关的大熊猫——明。

1938年至1944年期间，在战争阴霾笼罩的伦敦，来自中国的大熊猫明，成了整个英国人的精神偶像，支撑着他们勇敢抵抗法西斯的侵略。

当我阅读这篇文章时，整个思绪都集中在明身上。一只被非法捕捉的幼年大熊猫，从被日本侵略的中国到被德国轰炸的英国，幼小生命的颠沛流离和挥之不去的战争阴影。一切都吸引着我，一切都冲击着我。于是，我一头扎进明的故事里，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她（明为雌性）的素材。

对明的了解越深入，兴奋就越难以抑制，感动就越绵长。

我们来看看明的故事吧。自从法国神甫爱尔蒙德·戴维把大熊猫标本送到巴黎展示后，整个西方世界都对这个新物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个世纪30年代，来自西方的非法捕猎者，打着动物学家、探险家和旅行家等各种各样的旗号在中国捕捉大熊猫，试图得到活体大熊猫。1937年，被弗洛伊德·丹吉尔·史密斯抓住时，明还不到1岁，还是个幼崽。明被卖给了伦敦动物园。

毫不意外，英国人对明的到来十分狂热。前来看明的市民，络绎不绝。就连当时还是小女孩后来成为英国女王的伊丽莎白，都前往伦敦动物园看望明，并成为明的粉丝。尽管动物园给明提供了非常好的生活条件，但明在伦敦的日子并不安宁，因为英国正在全力抵抗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战争的阴霾，迟迟没有散去。直到1944年突然去世，明经历了丘吉尔主政、教刻尔克大撤退，以及伦敦大轰炸。

不过，在时代的动荡里，在战争阴云密布下，明表现出了乐观、积极的一面。她似乎依然置身于故乡的大山，对一切艰难困苦泰然处之。饱受战争伤害的英国人，将明树立精神偶像，他们以明为主角，拍摄了反战纪录片。

遗憾的是，在盟军赢得二战胜利的前夕，明在一个暴风雪之夜去世。明的去世，引发了整个英国的哀悼。

《泰晤士报》特别发布布告，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她曾为那么多心灵带来快乐，她若有知，一定也走得快快乐乐。即便战火纷飞，她的离去依然值得我们铭记。”据说，这是《泰晤士报》首次为一只动物去世而发公告。

我被明的故事震撼和感动，她的经历会带给我们诸多启迪。

据说，大熊猫的一步，相当于人类的三岁。如果换算成人类的年龄，明去世时只有二十一岁。豆蔻年华，英年早逝。但是，短暂的岁月里，明却活得坚韧、丰沛和蓬勃。

面对战争阴霾，她犹如一束巨大的阳光，划破黑夜，照亮四方。面对在战争中丧失家园、流离失所的孩子时，她用微笑告诉所有人——和平的阳光终将照耀世界。即便是在战胜胜利前夕猝然离世的遗憾，带给人们的也是无比强大的信念——法西斯的魔爪，最终会被斩断。

《熊猫明历险记》的创作非常顺利，我带着满腔热情投入到每一个字的写作。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后，有一种抵达梦想的幸福和满足。特纳到成都看望大熊猫，是为了实现人生最后的心愿。而我，写下这个故事，也完成了创作生涯的一个心愿。

迄今为止，我创作了上百万字的作品，但是，写《熊猫明历险记》收获了最特别的感受。感谢为此书出版辛苦付出的每一位朋友。如果暗夜无法避免，那么，请我们永远记住：光明、希望和未来。

《熊猫明历险记》

作者：蒋林、付杰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